

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广场前介绍法轮功

【明慧网】荷兰国立博物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和九日，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弘扬法轮大法、讲清迫害真相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活动。

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孩说：“难以相信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游客听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罪行时说：“我不能理解中共为什么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这是没有人性的行为。”

还有的游客了解了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功法时说：“世界需要真、善、忍，这是最美好的东西。”◇



图：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弘扬法轮大法的活动，图为学员们集体打坐炼功。

家族八人遭迫害 全家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在哈尔滨市，有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大家庭，全家十口人修炼法轮大法，健康快乐。可是在江泽民一伙十几年的迫害中，有八口人惨遭关押、折磨、被迫流离失所等，他们是老一辈的管淑英、管淑芝、管淑琴、管淑君，下一代的方坤、方芳、方力和张灵。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全家控告首恶江泽民。

下面是由方坤执笔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他们遭受迫害的事实。

我叫方坤，今年五十岁，一九九五年末，看到家人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和美好，而走入修炼的。修炼后，我时时向内找，做事为别人着想，使我与婆家关系融洽了，家庭和乐生活幸福。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我的母亲、三位姨母和妹妹因进京上访，先后被非法关押劳教。姥姥当时八十多岁了，承受这骨肉分离和担忧的同时，还要照看家里的孙子和外孙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上省政府请愿，被两个警察在地上拖着走，被强行送到动力分局违法审讯，使我精神与身体受到很大伤害。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上北京上访，告诉世人大法真相和全家遭受迫害的经历，先被前门分局非法关押，又转至延庆看守所，后被哈尔滨驻京办扣押，回到哈尔滨后，被送进第二看守所，因体检不合格拒收，被香坊分局勒索三千元后放回。回家后，一

直受街道居委会上门骚扰，无法正常生活，被逼流离失所。

我的母亲管淑英，今年七十三岁。修炼前，我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院已下病危通知书，九五年修炼后，再也没吃过药没住过院，无病一身轻。为此去北京上访，被香坊公安分局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两个月，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伤害，每天从早七点到晚九点在地上码坐，一个姿势不许动，坐一整天，腰酸背痛，站起来时，连路都走不了。被迫背监规、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经常被搜身搜屋，逼迫写三书，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煎熬。

后来，香坊公安分局勒索三千元才放人。当地派出所和街道（转下页）

家族八人遭迫害 全家控告江泽民

(接上页)办事处还有居民委,每天去家里骚扰,我母亲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我二姨管淑芝,今年六十九岁,是一位优秀的退休教师。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姨去省政府上访,单位领导让她写“保证书”,写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把我姨夫找来,给他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威逼与恐吓下,我姨父承受不了了,提出和我姨离婚。因为他们感情深厚,所以给他们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二零零二年,派出所的片警到我姨家骚扰;二零零四年,区610人员到单位骚扰,使单位不敢再留用我姨了。610人员把我姨家小妹张灵从单位劫持到江北洗脑班,强行洗脑迫害了一周。给我姨夫和小妹精神上造成沉重的打击,对全家造成了身心上的伤害。

我三姨管淑琴,今年六十七岁。我三姨一九九六年三月份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以前的右脚踝骨损伤、心脏病,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肠结核病全好了。法轮大法使她身心健康,以下是这十六年对我三姨人身和精神上及经济上的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深夜,当地文化派出所警察执行江泽民、国安部的迫害命令到她家绑架她。因她当晚没在家,警察非法抄了她的家,并非法偷了她的身份证,从此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至今已经流离失所十六年了。使她的身体和精神上及经济上至今还在遭受巨大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姨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本着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要求政府取消迫害法轮功的错误政策。在国家信访局门前,三姨被警察拦截、绑架,第二天,被当地文化派出所警察押回哈尔滨后,又被绑架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姨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后,被天安门广场上的

警察抓捕。在北京东城区监狱被非法拘押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与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押上囚车,被戴上手铐,关押在囚车里整整一天,晚上,被押送到辽宁省盘锦市拘留所遭受迫害。

八天后,三姨被哈尔滨文化地区派出所警察押回哈尔滨,又被绑架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遭受迫害。被哈尔滨公安局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三姨被非法押送到万家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万家劳教所对我三姨施行“转化”、包夹等手段迫害,由于精神和肉体折磨,三姨全身长满疥疮、长满大小脓包流着黄脓水,双手肌肉、皮肤全烂掉了,双手十指上的手指甲全部烂掉了。

至今我三姨有家不能归,已经流离失所十六年了。三姨没有身份证,第一代身份证被扣押在当地派出所,租房十分困难,昂贵的房租使她经济上难以承担。十几年来生活,简朴、清贫。就是这样,当地社区的人还在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多次到她家查问、骚扰,企图加重迫害她,使我姨家小弟正常的生活受到严重骚扰,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四姨管淑君,今年六十五岁,七月二十二日,四姨去省政府上访,被非法关押,之后居民委主任与一位小警察说要复查,骗走了身份证,从此身份证就一直被扣押在哈尔滨市通天派出所,至今也不给办第二代证。四姨的工资卡因无身份证,至今也开不了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零零零年,四姨因炼功正法,被非法关押到第二看守所八十九天,强迫写保证书。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四姨去北京正法回家后,派出所,街道办,退休办来了一车人,撬门砸锁,用大柳树枝砸窗,非法扰民,因未砸开门与窗而离开。此后多次骚扰,四姨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通天派出所居民委等三次敲门欲绑

架我四姨,把邻居都吓哆嗦了。

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日,香坊分局查煤气表为由,绑架我四姨并抄家,恶警王殿斌为抓人找理由编造谎言,把我四姨在哈市前进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半,在要回家的当天,还要把我四姨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

二妹方芳,今年四十八岁。二零零六年四月,方芳去哈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护照,却因她是修炼人而被拒绝签发护照,并非法扣押,限制人身自由,同时还扣押了身份证和户口。自二零零一年以来片区民警(姓腾)和居委会多人多次入户上门骚扰,严重影响全家人的正常生活。

我的三妹方力,今年四十五岁,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被香坊公安分局非法关押在哈市第二看守所两个月,强行逼迫洗脑,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当从看守所回来时,香坊分局勒索了三千元才让回家。单位逼迫下岗,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还有居民委,每天去家里骚扰,我三妹被迫流离失所,有家回不了。

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张灵、二姨管淑芝的女儿,今年三十七岁,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就被校长与610的恶警绑架到江北洗脑班。◇

哈尔滨市双城区周家镇侯晓兰被绑架情况补充

哈尔滨市双城周家镇东安村法轮功学员侯晓兰2017年3月28日在女儿家被平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走脱。公安局的警察恐吓侯小兰的大女婿说,侯小兰在12小时内来“自首”能减轻,过了12小时就重判。她的大女婿和二女儿害怕,找到了侯小兰,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警察说侯小兰和韩忠一的案子有关系,从韩忠一被绑架后,侯小兰的手机一直被监控,侯小兰女儿的手机也被监控。警察还问侯小兰的女儿条幅是谁给的,是谁做的。扬言要找到做条幅的人。◇